

彝族三段诗研究

● 王明贵 著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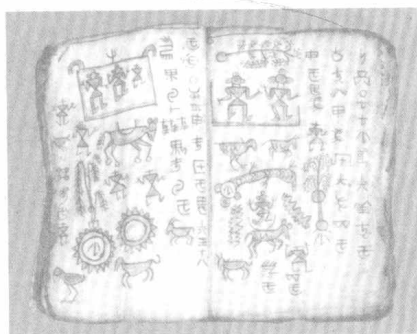
王明贵
理论篇



王明贵 著

彝族三段诗研究

理论篇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三段诗研究/王明贵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4

ISBN 7-105-04444-6

I. 彝… II. 王… III. 彝族-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114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微机照排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67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总定价: 31.0 元 (分册定价: 15.00 元, 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2207917
5-3
1

古 彝 詩 艺 精，
民 间 扎 根 深。
三 段 詩 独 特，
詩 意 重 在 “根”。
韵 律 紧 靠 “扣”，
天 旺 美 招 新。
成 果 要 出 版，
奉 献 彝 学 兴。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会长禄文斌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六号

序

苏晓星

一年前为赫章彝族青年作家陆有斌的散文集作序，在为家乡文学新人脱颖而出深感欣喜之余，不由得想到该县在新中国已先后涌现过彝族作家三人和汉族作家两人（其中有两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两人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在解放后的各个时期都可谓是代不乏人，因而油然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如今，刚提笔为纳雍彝族青年理论家王明贵的专著《彝族三段诗研究》作序，同样又不由得想到这个县在新中国也涌现过穿青人诗人陈绍陟和汉族女诗人周西蒿等，他们不但在省内颇为知名，就是国内诗坛也小有名气，如今明贵又后浪推前浪般接踵步入文坛，也可谓是人才辈出了，因而也同样使我分享了一腔激悦之情。我之所以会突发这样的情怀和联想，不但是因为我的故乡与纳雍县境仅有一山之隔，汲水取柴同于一源，而且就在山的那一边，也生息有我的同胞和亲族，无论在地缘上和血缘上哪里都与我有密不可分的亲情，固之我往往也曾自觉地默认纳雍也有如我的家乡。然而，更主要的还是这两个县历史景况与自然生态简直如出一辙，出人才都谈何容易啊！赫章原来属威宁县的东隅，纳雍原来是大方县的西乡，都是1941年才从母体县析出建县的，其时距新中国诞生还不及十年。虽然威宁和大方两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都有着相应的成就和规模，但是由于种种一切大都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留归了母体县，尤如一块肉被

割下肥的半截，两个新县所面临的景况自然是物质基础薄弱，经济文化落后，不但一穷二白，甚而如白纸一张，连图形都没有！基础既如此不堪，更兼两县地处乌蒙山脉之巅的高寒山区，情如难兄难弟，以致省内曾一度流传有谣谚说“威纳赫，去不得”，也使从政和求职者视之为畏途而不敢涉足。可见在这样的地方，对于发展文学事业来说，历史和实情非但少有厚赐，甚而作了相反的倾斜。詎料如今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实际情况竟如逆天行事，这两个县的文学创作竟然大有作为，不但毫不逊色于母体县和周边之地，甚而约略有超出。这当然并非人杰地灵，无非是有为者为民族和乡梓文学事业早日振兴而奋发图强和着意拼搏所致啊！同样的话我虽然早已说过，这里又不厌其烦地重复，无非是想再次吁请人们关注，在纳雍和赫章这样的物质和文化生态背景下，文学创作的每一项成果与收获，都是何等的坚苦卓绝和难能可贵啊！

明贵彝名奥吉戈卡，1985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我们二人可以说有多重缘分，既是同胞共族，又是所谓的“威纳赫”同乡，他在民院中文系就读期间，正逢我也在该系任教，因而又有着师生关系。他毕业时，我也因奉调重操旧业，回到贵州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离校回到纳雍后，先是到县立一中任教，继而被调至县政府办公室当工作人员，继而到基地苗族彝族乡任副乡长、乡长，其后升任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长至今。作为民族干部，虽然为官从政也是发展民族经济和振兴民族文化的需要，王明贵却不仅作泛泛的追求，而且集中余力，根据和利用自己之所学，虔心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研究，以求社会能够认识本民族文学的真切面貌和实际价值。固之，自步入社会之时起始，他就锲而不舍地利用工余时间，忙里偷闲地锐意奋斗不止，很快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凭此加入了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97年，明贵将一本题名《彝学研

究》的文稿寄给我，大概是请老师鉴评吧。此文稿本辑录有文史论文 21 篇，凡 17 余万言，后更名为《虎尾捉风》，于 2000 年已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由于彝族崇尚虎图腾，明贵取此书名，其意无非是说，自己之研究所得，不过仅是把捉了祖先所传宏业的一缕余风而已。此文稿本中有一篇题为《〈诗经·国风〉与彝族民歌不存在源流关系》的文章，是与彝族传统文学体式“三段诗”有关的，由于写得很有分量和见地，当时过目后就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果然所见不差，正是这篇文章开了如今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彝族三段诗研究》的滥觞。

彝族民间传流诗歌的体式，如果以规模而言，当然可以分长诗和短诗两类。长诗主要是叙事诗，往往以统一的主题和完整的故事成篇；短诗则抒情和叙事体皆有，在规模上称为短诗是相对于长诗而言，事实上有的却也不短，百行以上的并不少见。这里所说的短诗在篇章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婚歌、丧歌或情歌，每一首都是由三个段节组成，所以称三段诗。当然这种称谓只是就直观表象而言，还没有进入学术的层面。而王明贵在文章里所说的“彝族三段诗”，却已是一个具有学术内蕴的词语，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样式外观体式和内在规律合而为一的指称，可以说这已是方今学术界的共同认知了。

我年幼时无论婚歌、丧歌和情歌都喜欢听，因为总是对那种由三个段节天衣无缝地组合为一体诗歌的技巧深感兴趣。因为这类诗歌的三个段节，在内容上通过层层映衬，最后起到烘云托月凸现主题的效果；在情感上有如逐浪推进，最后恰似汇众流而成涌泉，能够砰然形成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借用汉族传统诗论的称谓来说，这三个段节间的关系是“比”的关系，即是说每一首诗都是运用比的手法将三个段节结构成篇。但是，朱熹夫子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仅是说章内（也可视为首内或段内）句与句之间结构成篇的关系，而彝族三段诗则是运用段与段

之间的比结构成篇，再具体说来又是两彼一此，即迭用两个彼物以比此物。如：

云愿天不愿，
晴了又变阴。

船愿水不愿，
渡着又翻沉。

郎愿妹不愿，
相好又变心。

这当然与朱夫子根据《诗经》所示而作的定义完全不同了。由此可见彝族三段诗的三个段节间结构成篇的关系是两比一正，即迭运用两个喻体比一个本体（或主体）。因而彝族传统诗论将第一段称为物体，第二段称为物身，第三段称为主骨，即为全诗命意的本体。而在同一首诗的三个段节中，都可以同时采用赋、比、兴以及对仗、排偶等等手法，但必须相谐一致，严遵民族传统格律。可以说，这就是彝族三段诗只属于自己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

但是，有人却通过所谓叠章写法比较研究，奉《诗经·国风》为源而视彝族三段诗为流，这实际上不但否定了彝族三段诗歌的民族性，而且将之贬视为不及论者自认为所宗属的该种诗优越。比较研究并无不可，但是如果将比较研究如同通分和约分一般运用，岂不会把多彩多姿的文学现象弄得单极和惟清一色？文学发展的途程本来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少样到多样行进的，若依此法，岂不是都要倒退回原地？王明贵的《〈诗经·国风〉与彝族民歌不存在源流关系》一文，就是对这种说法的回答和置辨。文章主要的学术价值是翔实地论证了彝族三段诗民族特

殊性的存在，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说，令人信服地阐明正是由有了这种特殊性才能具有传世不衰的生命力。不言而喻，既然具有民族特殊性，当然与他民族的同类诗歌就不存在源流关系了。王文从而进一步引用斯大林的科学论断指明，彝族三段诗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民族特殊性，客观上已使得在各民族民间诗歌之林中独放奇葩，增添了新的特色和品类，因而也就已经具有了世界价值，为补充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绝无仅有的贡献！斯大林生前在宴请芬兰政府代表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公允的科学论断，詎料斯翁身后难逃厄运，这句话也无形中遭受鄙薄。然而做学问只求真理，只讲事实，明贵取这种态度，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论证自己的结论，实是再确切不过了。可想而知，世界文化库藏如要达到丰富，不但数量应需增加，更主要的还应力求特色丰富、品类众多。试想，虽然文章可以车载斗量，却是清一色的一模一式，既少诗词，又缺曲赋，何来的丰富。与此同时，明贵在文中还通过客观的论述，体现了各民族民间文学间并无优劣之分的观点，这也是应有的科学态度。不难想见，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大都发端于物质生产水平与精神活动能力大体相同的境地，在发展过程中，直至文字产生以前所处的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背景也大体相近，优劣无从而来。只能说由因自然生存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背景有别，因而产生了各自的特殊性罢了。通过上述两点可以见出，明贵通过这篇文章，已牢实地奠就了他对彝族三段诗研究的基础。

明贵于1994年即着手搜集资料，1996年开始撰写，1999年完成初稿，前后历六年的辛苦，终于将这本题名为《彝族三段诗研究》专著呈献于读者。全书凡六章十九节，洋洋23万余言，

究竟水平如何，难免见仁见智，有待鉴评，但我想特别提请读者关注的是，关于本书的研究与撰写，即如何打开彝族三段诗神秘的门锁，作者同时运用了文学学士的学识和本民族传统诗歌理论两把钥匙，因而不但弘扬了民族传统诗歌，也弘扬了民族诗歌理论，当然也就为当代民族诗歌的研究拓展一途，增注新的养份，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2001.3.2 于贵阳病中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 彝族诗歌的起源和体例
1	一、彝族诗歌的起源
9	二、彝族诗歌的体例
21	三、彝语五言诗
32	第二章 三段诗的形成与结构
32	一、三段诗概念的提出
38	二、三段诗的形成
50	三、三段诗的研究对象
55	第三章 三段诗格律概念解析
55	一、韵·押韵
65	二、押调·谐声
70	三、扣
82	四、连·对
90	第四章 三段诗的格律及歌型
90	一、三段诗的格律
174	二、三段诗的歌型
201	第五章 三段诗几个范畴讨论

201	一、主
209	二、骨·题
217	三、根
230	四、影·魂
232	五、风·味
238	第六章 三段诗的文化哲学背景和影响
238	一、三段诗的文化哲学背景
254	二、三段诗的影响
261	后记
265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彝族诗歌的起源和体例

一、彝族诗歌的起源

讨论彝族诗歌，必须对彝族诗歌的起源有所认识；探讨彝族诗歌的格律，也有必要对彝族诗歌的起源有所了解。

在浩如烟海的彝族文献典籍之中，除了一部分碑刻和少量典籍之外，绝大部分古籍都是用诗体写成的。无论是反映彝族哲学思想的《宇宙人文论》、记述历史沿革的《西南彝志》和《彝族源流》，还是记录彝族原始神话故事的《彝族古歌》、《物始纪略》、《洪水纪》；无论是记述彝族君长及大姓谱系的《彝族创世纪》和阐述彝族教育思想的《玛牧特衣》、创世英雄史诗《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勒俄特衣》，还是抒情长诗《阿诗玛》、《妈妈的女儿》、《漏卧鲁沟的婚礼》；无论是各种诗歌创作作品，还是研究诗歌创作的理论《彝族

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等，都可以证实古代彝族人民常常采用诗歌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应该说，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和创作的民族，诗歌在彝族人民中有深厚的沃土，诗歌渗透到了彝族人民广泛的社会生活中。



神树与祠堂

古代彝族诗歌理论家举娄布佗说：“彝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这是指彝诗要有好的“诗根”，也就是说，必须对彝族诗歌的源头和演变有所把握。那么，到哪里去寻找彝族诗歌的起源呢？

《西南彝志·卷十四·美好的文史诗篇》记载：“在娄姆密尼，耿纪铜坑显，署甫铜坑现，铜坑闪光芒，光辉映天官。铜坑自然显，铜坑自然现。它产出之后，美文十二篇，丽史十二目，阿莫鲁吐家，嫁女的时候，采用其礼制。/汉不知美文，汉不知丽史，不知它已临。美文自然

显，丽文自然现，美根白雁生。雁翅伸一次，出现了苍天，出现了耿纪，产生了荣耀。/雁翅伸一次，苍天晴朗朗，要知晴和雨，从雁翅观测。/做天雁来做，没地雁来没，雁功大无比，记上美文篇，载列丽史目。美文十二篇，丽史十二目，留存十二山。/人类的六祖，按此树好根，按此立美形。文史的传说，就是这样的。”^①这里记载的

① 《西南彝志选》，438—44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是天神耿纪和署甫治理宇宙的远古时代的事情，那时已经有了“美文”和“丽史”。从这则记述还可探看到远古时候人们是通过观察“雁”而产生“美文”、“丽史”的。《西南彝志·卷二十一·竹书录源》还记载：“美文和丽史，哎哺产以兴。”^①更是把“美文”“丽史”的产生时代上推到天地产生时的“哎哺”时代。如果按照《西南彝志》的说法，那彝族“美文丽史”（当然包括诗歌）的产生是很久远的远古时代了。

《彝族源流·卷五·天地人本源》记载：“仇珂制生伦，皮耐定育理，九华丽诗章，三篇雅礼文，呈送恒扎耿。”^②该书同时记载了“仇珂（恒仇珂）”和“皮耐（度皮耐）”是“哎哺”十三世孙“蟠姿窠（迫伦道）”过继的继子^③。据此，《彝族源流》对《西南彝志》有了明确的补充，那就是在“哎哺”之后十三世时产生了“九华丽诗章，三篇雅礼文”。

由于“哎哺”的时代尚无法确凿考证，“仇珂”和“皮耐”创作“华丽诗章”究竟离今天有多少历史年代也仍然无法确知。而《彝族创世志·艺文志》记载：“天地繁花开，典章写下来，从前人说的，传远古文化，如苍茫大海，创三长华章，史事分而合，文理自然传。”^④“气清苍穹美，天地繁花开，典章写下来，议论有五章，哎哺所珍藏。”^⑤这里所记述的是“华章”为哎哺所珍藏，那么，“华章”的产生比“哎哺”的时代应该更早。

是的，彝族诗歌的产生是很早的。它作为人类智慧的花朵，文明的成果，在人类拥有语言时就应该随着产生了。我们现在要给它考证一个确切的时代，那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

① 《西南彝志选》，44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彝族源流》（五一八卷），40—4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同上，36—38页。

④ 《彝族创世志·艺文志》，1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彝族创世志·文艺志》，29—3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循着彝文古籍的零星记载,找寻到古代彝族诗歌的吟诵者和传承者,就像“哎哺”、“仇珂”、“皮耐”,还有《彝族古歌》中记载的大神米恒哲等。这位大神米恒哲还帮助人们学会了制作纸、笔、墨,帮助人们学会了记录语言,走上了书面文学的道路。《彝族古歌·传知授技》一章写道:“可是当初呀,他们把树上,树上的树叶,摘下来当纸;把地上红土,拿了来当墨;把那松树尖,拿了来当笔。……这样一来呢,大神米恒哲,他把世人呀,世人需要的,一字又一字,一句又一句,全部都谈到。/两位天女呀,就把米恒哲,他所谈出的,他所念出的,全部写下来,全部记录好。/两个天女呀,就把记下的,大神的言语,大神的谈论,编成三本书,写成书三本。……就把此书呀,传遍了人世。天下各地方,人人都学习,个个长知识。”^①

彝文典籍中,记载彝族创制诗文、传授知识的记录最多的是有关举奢哲的,几乎在彝文重要的史籍中都提到了。《物始纪略·第三卷·论知识》篇记述:“知识之父是,布燮举奢哲;智慧之母是,恒颖阿买妮。”^②《物始纪略·第一卷·传知识》篇记述:“先贤举奢哲,他来传知识。他是什么人,至尊的大师。他用口来说,阿买妮记录。他说出什么,阿买妮写什么,写了就成书,书传遍人间,它是大先贤,这样传下的。”^③《彝族创世志·艺文志》记载:“古老的时候,布博举奢哲,文理放鲜花。”^④可见,举奢哲对彝族诗歌的创作和传承作出过巨大贡献,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的著作,如《彝族诗文论》等。

至于古代创作出来的是怎样的诗歌,古代彝族诗论家们也有

① 《彝族古歌》,118—12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物始纪略》(第三集),1—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物始纪略》(第一集),8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彝族创世志·文艺志》,1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记述。《彝诗史话》中说：“在那很早时，文根是这样：那时的天上，天上有文章，可是地上呢，一只有‘雨斗’，二只有故事。”这里所说的“雨斗”就是一种彝族古代的诗歌体裁，有的也将它称作“雅颂”，是一种祛邪祈福的诗篇，它是彝族诗歌中数量较多的一种诗歌体裁。彝族诗歌古代虽然有了一些体裁，但是“古时的古事，先是用口传，再用文字写”，而古人的“写法是这样：一不讲声韵，二不讲押扣，左和右之间，他们也不押，上和下之间，他们也不连。所以那种诗，虽写难下传”。后来是“举奢哲大师，他和阿买妮，他们俩先哲，来整理诗文，来整理经书”，才使彝族诗歌得以广泛流传。

对于彝族诗歌的创作、传承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举奢哲究竟是哪一个时代的人，至今其说不一。《彝族诗文论》的翻译整理者根据彝族“盐仓家谱”推算，“举奢哲与阿买妮为同时代人，即康熙三年（1664年）上推66代，粗略推算，约相当于南北朝时期，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大约同时”。《彝族创世志》的翻译整理者认为“彝族史上出现在举奢哲以后的第二位学者‘恒奢哲’约当春秋初叶人”，那么，举奢哲的生活时代则应该更早些。《彝诗史话》中认为：“哎哺十一代，出了举奢哲，文章满天下，书根遍地传。”《物始纪略》的翻译整理者则认为举奢哲是“哎哺时代的人，彝文《采硕苏》、《彝文丛刻》、《六祖源》等载：哎哺时代距笃米（慕）时代386代，笃米到公元1644年为84代（水西安氏谱），若按每代25年计算，迄今已十分久远”^①。那就是一万三千多年前了。这似乎太遥远，但依刘志一先生认为的古彝文的创制始于距今八千多年前的时代^②，而口头文学的产生必定早于书面文学，因此说彝族诗歌起源于一

① 《物始纪略》第三集，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见《刘志一彝学研究综述》，《贵州彝学》第4期，1994年1月刊。